

也谈《关雎》中的“流”、“采”、“芼”

易翰君

(湖南工业大学师院校区 中文系,湖南 株洲 412007)

摘要:《关雎》中“流”、“采”、“芼”,通常的注释是:流,求取;采,采摘;芼,择取。但“流”、“芼”的释义与它们的本义相差较远,这期间有一个多重引申的过程,而这种引申源于《关雎》本身是一个多层象喻的系统。

关键词:诗经;关雎;流;采;芼

诗无达诂,《诗经·关雎》,千百年来,众说纷纭。近来教学备课时,研读诸贤之作,对诗中的“流”、“采”、“芼”的释义,颇有些心得,因不揣浅陋,撰此文,以求教于大家。

笔者认为,要对“流”、“采”、“芼”作出正确的诠释,前提是必须认清《关雎》的诗旨。关于《关雎》的诗旨,或以为意存讽刺,如《齐》、《鲁》、《韩》三家诗,包括司马迁、刘向等,或以为赞美之辞,如《毛诗序》、《毛诗正义》、《诗集传》之类,而近代以来,多以为爱情诗篇。粗粗一看,诸家学说,既有美刺之分,又有深浅之别,但仔细想来,却很难区分。以深浅为例,伦理教化的寓意必从爱情的本义中来,不涉伦理的纯粹的男女之爱也不会存在;更重要的是,在文化垄断与崇尚诗教的西周时代,作诗的不会是普通男女而是贵族,不可能不涉伦理教化,集诗、编诗、解诗者更不可能纯讲男女情爱而不涉伦理教化。如果更进一步,《关雎》诗的创作都可以理解为是托物言志,而不是感物兴思,是由心及物的比,而不是由物及心的兴,后来的许多教化诗歌、教化戏剧的产生即为明证。笔者的意思是,象《关雎》这样虽难明真相,但产生于礼乐时代而又相传已久的诗篇,它的旨意原本是丰富的,我们宁取其寓意丰富的繁杂之说,而不停留于单纯的爱情之论。

《关雎》中“流”、“采”、“芼”,通常的注释是:流,求取;采,采摘;芼,择取。虽措词不同,词义则相近。“流”的本义是随水流动,将“流”释为“求”,一出《毛传》“流,求也”,二因《尔雅·释诂》“流,择也”,三则多从“采”字推测而来。自《毛传》释“流”

为“求”,后起注家,代相沿用。至清人姚际恒提出质疑:“未闻‘流’之训‘求’者。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则云:‘流’即菜随水而流。今人朱一清《诗经·关雎‘流’字新解》一文以《诗经》全书所见26‘流’字,及《尚书》所见11‘流’字,没有一处作‘求解’为证,落实姚际恒的质疑,也认为‘流’应依本义作‘水流’、‘流动’解。^[1]其实释‘流’为‘求’与释‘流’为‘流动’,并非势不两立。上文言及,《关雎》诗旨有深有浅,既有表层的男女情爱,也有深层的伦理教化。按黄卫星《诗经·关雎比喻结构研究》一文意见,《关雎》甚至是一个双层关系的比喻,既有‘表层明喻’,又有‘深层隐喻’。所谓‘表层明喻’是指以雉求苕菜喻君子求淑女,而‘深层隐喻’则指以君子求淑女喻君子求礼(理想人格,按:最通常的理解倒是喻求贤)。^[2]且不论黄氏论证的具体依据,不过他的诗旨有多层,而君子求淑女这一重意思一身而二任的思路,却提醒我们:在《关雎》中,‘流’字既有其本义——苕菜的左右流动、飘忽不定,也有其比喻义——淑女的捉摸不定、变化难测,还有其通共的引申义——求取、追求。《说文》云:‘流,水行也。从水,流,突忽也。芼之本义谓不顺突出也,引申为突忽,故流从之。以具有‘突忽’义的‘流’字来喻苕菜与淑女的难求,又不影响全诗的章法,实在是绝妙好辞。

“采”字的表层义非常明确,无需要多说。而按《说文》的注解,“采”字本有“辨别”的意思:“象兽指,爪分别也。我们既已认定《关雎》诗旨的多层复杂性,那么对苕菜的辨别、采摘实际上便寄寓有对淑

收稿日期:2008-04-30

作者简介:易翰君,男,湖南株洲人,湖南工业大学师院校区中文系讲师,主要从事大学语文教学与研究。

女或贤才或其它近似的目标的寻求、识别乃至招揽之意。

将“芼”理解为“择取”也颇费心思。因为在《诗经》中，“芼”仅出现这一次，“芼”释为“择”，别无旁证。《礼记》、《仪礼》倒多次用“芼”，但也没有一处可释为“择”。《礼记》、《仪礼》中的这些“芼”往往与“羹”或“铏”相提并用为“芼羹”、“铏芼”之类。按郑玄的注解是：芼，菜也。孔颖达疏曰：“‘芼，菜’者，按《公食大夫礼》三牲皆有芼者，‘牛藿、羊苦、豕薇也。是芼乃为菜也。用菜杂肉为羹。”（《礼记正义》卷二十七 内则第十二）^[3]可知“芼羹”就是肉汤加蔬菜的菜羹。不同的肉汤需加不同的蔬菜，所谓“牛藿、羊苦、豕薇”，便是分别于牛、羊、豕肉汤中加藿、苦、薇等蔬菜。这种芼菜的做法及“芼菜”这一词语的用法，直到今天还有，吴小如先生在其《说诗·关雎》一文中曾谈到：“在现代汉语中，特别是北京方言，我们经常还听到用沸滚水把菜蔬‘芼一下’的说法。即等水烧开后把生的菜放进去，‘芼’之使熟，随即捞出。”^[4]怪不得姚际恒《诗经通论》说：“芼为熟义，非择义”，而比他更早的朱熹，在其《诗集传》中则释“芼”为“熟而荐之也”。联系到“芼”字的本义，将蔬菜加入肉汤，菜浮于汤上，总算有了“草覆蔓”的感觉。从“草覆蔓”既已引申出“芼羹”的意思，再由“芼羹”引申出“择取”的意思就不难了，朱熹说：“彼参差之苕菜既得之，则当采择而

亨芼之矣。当然，回归到整个《关雎》的象喻系统中来，“芼”字由“草覆蔓”一步步引申而来的“择取苕菜”义，还只是表层的意思，其深层义则包含有求淑女（或求贤或实现理想）即将成功（甚或已经成功）的意思。

总而言之，《关雎》是一个多层复杂的象喻系统，具体到其中的关键动词“流”、“采”、“芼”，也有着多层而递进的丰富意蕴，这些意蕴既是《关雎》创作时所本有的，也是自《关雎》所产生的时代、编辑入《诗》的时代起就已开始被解读者们所附加进去的。每一个解读者都可以带着不同的目的，从不同的角度去阐释它们不同的意蕴，但就整个《关雎》诗的存在史而言，它是一个多层复杂的整体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朱一清.《诗经·关雎》“流”字新解[J].文学评论,1980(4).
- [2] 黄卫星.《诗经·关雎》比喻结构研究[J].上海师范大学学报,2004(2).
- [3] 孔颖达.礼记正义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0:516
- [4] 吴小如.说《诗·关雎》[J].文史知识,1985(8).

(责任编辑:黄声波)

(上接第58页)

的特点;第三阶段对梅诗风格作了全面深刻的评价,既指出了梅诗各时期的主体风格,还指出了梅诗风格的发展、变化和梅诗风格的多样化特点。其二,欧阳修对梅尧臣诗歌风格发展、变化的认识和评价与梅诗创作风格的发展、变化是基本同步的。也就是说,梅尧臣诗歌创作风格及其变化情况比较及时地得到欧阳修的批评。可见,欧阳修对其批评是客观的、公允的、可信的。其三,梅尧臣诗歌风格不但有早期、中期、晚期的差别,古体和律诗等体裁上的差别,还有讽喻现实、抒怀寄慨、日常生活、诗友娱乐、山水游观等题材上的差别。欧阳修对梅尧臣诗歌风格的评价当是最恰切公允的。

鉴于以上分析,我们认为以欧阳修《六一诗话》中“闲远古淡”的概括作为梅尧臣诗歌主体风格是比较公允、全面、客观的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严羽.沧浪诗话[M]//何文焕.历代诗话.北京:中华

书局,1981:688

- [2] 刘性.宛陵先生年谱序[M]//朱东润.梅尧臣集编年校注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:1169.
- [3] 葛立方.韵语阳秋[M]//何文焕.历代诗话.北京:中华书局,1981:491.
- [4] 欧阳修.欧阳修全集[M].北京:中国书店,1986
- [5] 白居易.与元九书[M]//白居易集.北京:中华书局,1979:965.
- [6] 董强.韦应物山水田园诗的写实性特点[J].文学遗产,1996(1).
- [7] 钱钟书.宋诗选注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9:14

(责任编辑:黄声波)